



文粹卷第五十九

碑十一摠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紀功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駢龍蛇能禦大畜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瓊瑣而弛張萬象吳管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方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丘退居河澨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環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首落而邊趾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

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撓
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唐宋環建議非之於是留
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
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并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
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夫納陰山於寸
路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刀中鳴涉河而南
門用晏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策鞠虎旅
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貞琛素貝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
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夫其
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
者敗律城隍險固寇得凌軼或駢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剽壘而旋
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兵和
親北狄右旌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
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
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龍言猛氣無生禍心
聳威馴恩禽鳥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
光烈不昧銘曰

平淮碑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稹竊地弄兵倖撓天常肆虐黎人淮泗
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真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
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控弦引滿萬有餘騎涉淮浮江
梟懸冠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戚屬相賀士
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舻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荐及出鎮

方面入秉端揆已許錫美分著士為王遠近者皆農桑土質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許播幸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兇矯攘鯨毒莽皇帝命信都偏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復節敷諭威德兇慝不悛播蕙待毒相拒信都奮勇提戈援將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道夫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稷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高麗秦前起繼躡履險成功孰與為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異都銘功海明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桀為暴邪于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兵至湯武受命武功當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甲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功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

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武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苟是亂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髡歷于五紀肅宗親親大敦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於氣猶疑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矣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為尊四海為富遠大禹擲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為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鎖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關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張執珪之觀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執莫不列心斷臂繼踵為忠既而麟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廊衛之際固同本之既昭聖作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

控扼吳楚密邇輶轅有上帝瞿龍之池同異方多馬之國戈鋌雪
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凶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
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后方弔人省冤戮災除穢猶命使者持
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
剽華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駭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
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憐默以思寔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
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群疑自消於是會曷
藻之師得曠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
電激孤劍馳亦由馮異之物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
掃攬揜物魏博河陽鄆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
胤當從史內訌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旌主帥故得虜魂豹
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臬音益以汝海之地惣朔
方義成陝號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并進宣武
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二千時集河曲樂書作帥鉞為
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

李文通夙精戎韜累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懃宣武淮南宣
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泥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
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常最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
五關之益以重鄧隨帥李勣溫敏能斷靜深謀昔趙子嬰慕成季
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
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
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
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遂
之鉞拜韓信之壇拍蹤畫奇正之機發號巾嚴凝之令然後有司
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采
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
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郾之志焚上蔡以剪其翼拔郾城以扼
其吭以軒后攻岵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
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父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
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成靈實憲

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
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出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
獵殘寇似狐狸于彘作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群帥之志氣逾
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回
曲之師唐隋如李愬新愬傷壞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
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矚視在執鳥鳥之勢不使寇形是以
收之成柵而降吳秀林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
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
祐感既木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凝雪
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異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
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
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
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曉為道者出
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駟繇竹用制奇勝與古為侔四紀通誅
一朝蕩定摠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周漢以還莫斯為盛帝

命策勲進弘為侍中光顏重胤並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
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
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
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濱蒸人生殖俾擇循吏
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
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
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之
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詔命七萌掌文之臣
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銘者戒蜀川
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霰為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
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收除
害馬農去蠱賊非戎功孰靜羣庶明明我后神筭精微九重獨
運千里不違宵衣盱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

白門紅布服茲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性亂四十餘年長蛇未剪環
境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
薄伐飛將雁鳥揚前鋒電發永增其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氣未
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晉中桓桓襄帥應變無窮
浮壘暗渡東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心天丹城獲醜商
不改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群帥賞不渝時畫社
啓封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
銘勳之請二者君子聽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
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
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
於傳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
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敵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
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修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

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
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
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
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師沮氣
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
用之以定王業此議日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
物生君日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
繼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湖邊張公禮悅
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
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
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
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鷓者本北狄之裔
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
悉矣既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眾款塞太宗幸靈武約降
立迴鶻部塔置瀚海郡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

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羌髮率師以冀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敦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棊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纒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蠲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鷲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夏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燄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六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為假王其來也美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糈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從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亦心宰相那頡發特勒赤心者天性忿執為戎馬尤盛初與各王盟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為盟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眾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爾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徼役不供為虜所敗

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楠布穹廡於碩齒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亦可嚮爾公傲義氣以壯誓發精誠而石開奇計以權密授擊備公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冥王加清左敵萬李若慶張自榮高卓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胃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列壯由師直聲隆隆而突俄欲逐逐而不食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龍耳有弗取陸梁者昆介虜役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系蟲系谷辭山空麻省有子遺雲駉駉風澤而散旃檀羅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童虜盈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曠馳傳上奏又命牙明將國從中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群臣畢賀昔長平七徑鏖騎六舉寔皇恩合民羌之眾陳湯檣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痛傷以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感歎以

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突厥丹
皆有虜使盤踞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謀自迴鶻嘯聚不為張
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
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儆也迴鶻又遣官問將軍等四十七人
詭辭結歡者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
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跡而退挫銳解紛
繆公善計令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下令以圖安夜展云而
求活盡死餘種岳意黑軍寄託遠道流離飢凍黑軍亦倚其威重
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費深矣漢將取而未期度
幕輕留主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縻不煇遐嫌之使
終盡致敵之術將時戰而得雋官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
為爪牙視戎狄為鼠羗方以猛敵不訖細娛非周宣無以成邵虎
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管平之計勛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
三萬人特勅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
不可勝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蕩蕩寇大振夫

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情乘其成定困臨以兵鋒劉單于之旗也
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平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
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
夷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云穴奔鯨失水上郡
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為驕子止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
城建彼幡旗歸計洵漢到支嫂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
羌戎雜處懺懺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圍暴若豺狼疾
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
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
視金鼓誓衆于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稟凡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
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取彼
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徽橐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
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太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朝碑 權德輿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朝碑

權德輿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朝碑

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朝碑

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朝碑

劉禹錫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朝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烏公先朝碑

韓愈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

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

南康郡王贈太師韋公先朝碑銘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乃立宗廟 以安神明德 厚流光 追養繼孝

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貴
仕得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
盡物之誠惟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
宗格于皇天女儀附之於終化岷峨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
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
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又字於麗牲之碑之為
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
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益皆積十六葉至六代祖軌字元禮以字
行於代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入隋為沂州刺史啓士郿城易名曰
莊實生孝悌推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
君諱機為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者西
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符澶州脩起儒術三典御曹陟降屯夷操
持貴不避強禦繕理官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為唐名臣以夫
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為第二室清和脩
繁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將軍兼曹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

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嶽為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脩明
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
殿中監剖符八州盧海潮號眉徐衛浹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
追命以夫人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賁
為第四室盛德循行含章自牧麻蔭田尉淑聲流聞上纂崇厚下
貽風訓比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大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鄆
城積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流熾昌於後葉列於禘嘗諸
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誓為
師建奇功打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數門佩亞相之印綬
脩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至蜀命賜備厚由地官
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鉞鉞鉅龜旂
纓璫戈有嚴有翼乃蔚乃制忠厚博大以阜俗信廉仁勇以成師
南蠻納郅西羌解辨象胥譯戎捷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
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
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

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求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策贈太師
有司奏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
注意不得無條濯承吉蠲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為其常
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
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
而延慶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世禰與外王父皆秉國
鈞為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恂恤無怙齊喪中禮大凡
四廟之支旁尊羣從炳燦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
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禧沈齊繫香條聖既思其志
意若聞乎容聲洞洞乎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
之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
以悽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恤靜深弈弈孝孫匪懈玄衮赤舄洪闕草草乃侯乃王
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
南康溫良能斷謀猷樽俎文武楨榦沂岐之西稷黍銷散井絡之

下天文昭煥無封全歸其德輝聿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
以嗣以續和氣婉容必登烹熟子孫小大罔不初肅神之聽之報
以介福

唐金武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
宮使上柱國燕國公李公先廟碑銘并序 權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
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于京師蘭陵董司空公以文
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乎水土以調乎陰陽
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國朝食以來代德公姓于
代河南人七代祖謹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大傅二老燕國文公六
代祖寔周大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
會昌定公佳三葉有六勳于北朝乞言而為傳史體國以全至
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絳州顯武縣
令諱玄軌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注夫人北海王氏
烈考贈司空諱魯夫人邠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

爲初室顯武爲二室尚書爲三室司空爲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
交神明之道也惟郟縣顯武遵道服傷屢退索脩且曰邠曼容陳
仲弓吾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效聞尚書沈冥善閉含
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乎以身化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
而靜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賤絕非聖之
書恬知息養龜顧不感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因徙官至寧州貞寧
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軍而仁及物道未泰而志不攝公
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踈利權天寶末幸執擅朝惡其剛介不附
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吏
部尚書以至於論道焉長子頌專良有士行終洋州司戶參軍家
子頌貞幹強敏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贈苑
州刺史幼子頌吏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
明宏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建學可以折群疑論中朝則尚
書即京邑延尉皆有懿績惠綏外服則湖蘇號使二千石安廉克
宜功化繇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覲居中策拜顯尊紹文公

安公之爵地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懷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宜之
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于洙泗我
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
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
也類是者十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譏酌之祭器德與
外主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
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
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郟縣顯武一同丕矩尚
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焜耀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
是宜羶鄉告祠齊明盛服乃嶺乃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
回孝孫之慶列銘斯碑以代承訓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

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嗣子某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日而祥始立廟洛邑曰考廟王考廟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階三丈上寸三五楹外垂四阿埽填彩繪施以丹牖齋室襲奕室庭北稱之述族氏勲蹟羅銘其德曰太師崔氏河東武城人也系于齊著于漢荷先少師之教純孝溫重果受元和緯文經武為國梁柱賊臣祿山馮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掖再造之勲函洛阻絕人罹蠱毒屢崇振旅朔陸戢靜禍亂公為宰衡有翊贊匡復之謀山越之難淮泗之疑公領揚州宣風淮楚有前獲感集之績茂勲盛業疇為公比禮曰以必乃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金于鼎以某月之某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繫服儉而中禮禮先饗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牲之備外盡物也色溫仁宛身屈意愉如懼不及乃盡志也禮卒莫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亦有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一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勲輝輝衡台惟昔姦兇蝕恩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戡復勳揚策蹟銷殄氛稔宣明日月於惟太師難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
銘并序
白居易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與器有銘所以論撰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十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其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自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南祖世家名爵與僕公行宮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京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宜穀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婦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

鳳閣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
妣前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
聞達避榮樂道與年浮沈終成郡府郟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
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昭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
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君無情容所蒞之邑有善政
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
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
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身溘澤而冥流根從子貴
也郟縣公晉陵府君咸善積子躬道在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
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
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
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
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妻夫人裴氏無子卓喪
治叔父兄妹之殯感未歸柩口處一方公在軒轅中親護九喪氣

匍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享勳鄉
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
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
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大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
將僂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
爲進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兼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
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 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
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晏
駕時移世變遂出擢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
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卹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
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
革弊爲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鉞
鉞但鎮紱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扭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
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
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

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為殫乎其為庶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為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州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擊壺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袵襦之惠及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文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敬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為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即令順孫祗享盡孝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為子為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壽域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碑銘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二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公孤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彼因澤列為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早下其奏于有司於其善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中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附饗三室墻墉以尚幽設帷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謐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潛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絳州昌化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

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司空諱承簡
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主
觀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
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
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沈瀾既卒事顧
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去令狐晉邑也聖
大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
也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
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
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
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夫耀而德
已基惟司空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
尉平正縣尉分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
然以顯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姚左丘明國語辯而
工同焉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惜悌以肥家信

誼以急人德克齒老獨享夫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流乎佳城
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
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
纍邦族從其慕生三子皆才彭陽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令為檢校
膳部郎中采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為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
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惟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衆
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
冠擁節撝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後都言方略者以為
能夫浚師嘯咷難治乘豐穰發寢成習俗在止五載飲和革心
車馬來朝人皆隕涕問公還期鶴必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
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咸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
而率禮老而能慕林陽平霜露齋莊平廟桃睦其季仲施及鄉黨
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柰日醑
醴苾芬牲牲肥腍籩無在堂蕭管在庭孝孫蒸蒸若奉盈缶簪

委紳薦俎登餽肪蟹交感流涕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
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
之寵光佐憲皇穆是思曩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敬宗疑
旒俾鎮雍丘入爲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必壽東郊
既釐可復朝右縣縣其曹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
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已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并序

唐制五岳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軍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
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
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劔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
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禱
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間歲
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常祀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禘
顯孝尊位告饗食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上巖同幽州別駕
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

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大
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
配第四室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大夫人博
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爲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
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
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于今爲太原人
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同廣陽有
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
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
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
部府君幼孤以孝聞干鄉曲未冠以文售于有司由前進士補延
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滑
南大夫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宮甸
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縣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
輶車聯轡大獄闔禺朔漠至止決平早以藥棘傷生晚成劇恙樂

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
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昇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
音懸文辭政術科以置旄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
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整屋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補
闕禮部司馬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
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
以府君牧温州朝廷虛公卿以佚高第及聞求嘉人輟春罷社薦
紳間以不淑相乎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續承
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
童仕至太僕校禮部郎中次曰縈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
實季子也草在文仕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曰
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付以
國柄翊贊有道雖策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
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存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
厥直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書錄以伯諸儒入

事奉我天門東縛弓戈考校度程堪疆籍戶來復邦經帝欽及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
尾神旗橐欃戟毒懸以長魏師田侯執首首臣愚不肖逮茲有成祖考
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德振賢梁國是
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嚮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光廟碑銘 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
驕以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璫即誘而縛之其下皆
甲以出操兵趨講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
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
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
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
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
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

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并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均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字重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於祿走可突于渤海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二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自領軍使積粟勵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今禩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閔字神庭遂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犧以潔牲采以大糗文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駁奔奉事副弁修袂嚴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灌以伏以興水陸具來殫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初乃尊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帷跼室闡禮成起奠涕落玄衮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僧逢時雀屏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達考名以顯親惟公之仁考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恭肅祗于廟門

魏傳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朝碑銘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時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耐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事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
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
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
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
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
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北諸州故得
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
大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
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押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安平號
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威順指今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戲
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
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
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奚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
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迨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文粹卷第六十一

碑十三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恭刻

天台智者大師碑梁肅

左谿大師碑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並梁肅

天台智者大師碑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宗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清廢脩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比丘然必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安定梁肅開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顓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闡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孤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遠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

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
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
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
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士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
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渙然冰釋示
佛知見窺其教者脩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
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為兩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
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
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實教者道
之門大師溷其賓關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
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妙覺不可得而知也當
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二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
曰章安禪師灌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
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臨寢息而已左
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
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數蓋嘗謂龍曰
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
二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
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眾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諸文言刻於金
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
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祕載
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嚴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
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閒生上德微言在
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壤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
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
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
承世謂居士為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

自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
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狀澆也如意年中剃度
諫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尚律部
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為號每言
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
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
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
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
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
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
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源也又達
摩六世至瓌禪師瓌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
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
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
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

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
觀為本祇樹園內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
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
海度或以普門化香像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
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謂左谿為有則實無
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
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
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徧袒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
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
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
馮子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
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万行無得成爲心下爾等師之天寶
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輩號慟如哀如疑香
木幢幡雷動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
協堦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

塔於左谿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
原申求募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緇
纊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
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方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
無苦樂妄習為因眾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來自利如聚落何
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龍中比大冢廓至
若旱蛙躍流瞽犬能視雲雷與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
罾梁舉其睥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僧道賓越州法華
寺僧法源僧神晏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蘇州報
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祕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
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大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
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
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
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葺隆戒第
子傳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兩沾左谿之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教

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談教生未度我為舟筏將
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如頌慎愷鳥歸寂滅城不佳之佳
無生之生堯宰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之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
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岳領劫塵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
覺經緯於三乘道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道清淨用
一正日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徧圓大小之
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
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
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
而宗途異各據所得牙為牙楮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
幾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
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

知自解習禪者處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
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
乎息矣既而教不終不至人利見惠顯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
未普故木鐺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
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一種止觀成一
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入無廢心心無釋行行
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為帝
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
為如來所復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墜
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悟悟而
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夫誼言必謂之近矣今之人不信者
游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惡欲之徒出入
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詞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
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

止觀統例

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
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
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下篇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
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
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
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
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
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摠權
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必盡性至贖而體神語其近
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明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
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
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
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

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
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
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未也者聖
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
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
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之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
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
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
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
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
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
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
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
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
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
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脩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
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
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也相
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偏破
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莫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
推而應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
也如懸鏡不可弁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阻非爭論也按經正
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
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
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
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
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
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負重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
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

早計爲事亦是夫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闕遼遠與凡境有絕
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
迷者自傷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
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
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
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路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
民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窠有
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淋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
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空寂號而稱惠者有妄走
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守言而爲
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及經非
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思之悲夫隋開皇
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
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又其次曰東陽小成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言
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受讀爲

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威之際誠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
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廣以禱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
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
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天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
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
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
纒校楷足也焚句爲之鋟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
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
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
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
於是祛鄙滯道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此
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在枿木之津
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愚不能知之既

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盂空右之類取其自省也
其文自浩浩群生至有無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
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
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
浩浩群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觀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
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
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私毫至微或以為敏或囊包天地或渴飲四海
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書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續境續物無
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絃有無
云云不可勝言抑未也日本則不然惟本之為體寂兮浩兮不可遺
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外而不入
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
而人常存而未始或有常民而未嘗或昏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
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觀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
滅離一切相則各諸佛

文粹卷第六十一

文粹卷第六十二

碑十四 德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性儼大師碑

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

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并序 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

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尊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

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

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
出囊中舍利渡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
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
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
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諱安國寺
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
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空法師復夢梵僧以舍
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六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
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
伐株朽於情田兩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
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
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
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
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願造
注納備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

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
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滌蔡蕩鄆而天
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
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
參用貞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
為之君固必有真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
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更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
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
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之巨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
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
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接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
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
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

竟久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膏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沙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文言或紀綱大寺脩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埋沒而今閣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賞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辨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雪越真則滯涉俗則流家狂猿輕鈎檻莫收拒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游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洪耀寵重恩顧顯闡讚道有大法師逢時感應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日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徙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大空三藏碑銘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右至導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減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緇門獨立貌瀟瀟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度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游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推十八會法法化相承

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
禮皆答福應較然温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長鼓駭以定力對之未
移晷而海靜無浪共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
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
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
傾歎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
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
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
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
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
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之矣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
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系
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

離有無刊石為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嚴大師碑銘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
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
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參
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
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
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
爾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
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
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
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
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共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
磨龍照乘之珍韜晦符彩自是取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拍
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

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泐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群盲為大功度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既披榛結庵纒瓦跌坐鄉人知者因資携飲饋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曰典具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將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皆居禪室接棟隣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日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以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單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速築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器

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服輕踈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旨空離攀緣於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忌嗜慾以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闈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无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列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仲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彊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

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
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
氏其先因家安康卽爲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衆群言所涉一覽
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
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焉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
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旣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
緣亟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旣
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高嶽龍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櫓
首咨之旣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
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開
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
中而若無所受善聞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曾一音吹
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胎合同授祕印目爲宗
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果有觀音
道場真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

履將摧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
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
鐘陵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
珍玢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
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正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
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
寶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紘於茲教跡未
衰靈峯歸而一公丕承峻其節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
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
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縑
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
山陰大師誕鐘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

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
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游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
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
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朞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望岸
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
底加以素解玄儒旁撝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崇禮
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
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道世皆
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
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
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
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
荆關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淵澤適來之
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滋雲無心適去之
時軌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或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
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
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是道者唯大
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
始為浮菑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
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高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撥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
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菑也凡浮菑之道衰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侶以究戒律而大法
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
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
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二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
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

執中叵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
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
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
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遍
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緒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誓
諸智則智明雲皐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眾千餘人俱實持故
景雲天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
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
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眾反聚落錢反寺
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
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考述
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

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擷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
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
下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
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天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
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
氏剝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
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
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
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
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
道廉使揚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
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眾生盟者二十年
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
男女申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
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

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
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
及豈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蒼蘄香衰醍醐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
雲之生一丘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
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
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其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更氏詳之矣
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
暢於虛空裨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
風爽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
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茹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
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教逾
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誓紛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祗受既而

悲歸精舍頌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
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自要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
中夜哀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
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
行林鳥效社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
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
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幃然趨風為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
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履衣巾屏居一室行住
坐卧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其
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為吾道已成吾教已
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更
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閭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旣沒法教
疇依連沼無洞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
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大師魯國公顏真卿故
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郡令吏部

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為衆禪之侶幽鑿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
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誓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
泯空有兩詮上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
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啟造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
滌緣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鳥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墜日月
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
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